

世界文學譯叢

山大王

阿 普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世界文學譯叢

山大王

[法] 阿 普 著

趙 少 侯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山 大 王

著 者 阿 普

譯 者 趙 少 侯

分類。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096開本。762×1037 1/25 印張。9 $\frac{19}{25}$

字數。143 000 定價頁。136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7 000 冊

1—7 000

定價一元零五分

(進口紙本)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文 藝 印 刷 製 版 所 製 版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印 刷

上海長壽路七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EDMOND ABOUT
LE ROI DES MONTAGNES

Libraire Hachette et Cie

Paris, 1893

內 容 提 要

愛德孟·阿普是法國第二帝國時代反對教會、擁護共和主義最熱烈的小說家兼政論家。就小說的風格和筆調來說，他無疑是服爾德的忠實繼承者。他對政治的熱情和他的銳利的眼光使他能夠接觸、了解、分析當時的現實，而予以無情的抨擊。

本書寫於一八五六年，正是拿破崙第三篡奪共和國政權，成立第二帝國的初期，也是銀行家開始統治一切的時期。本書的主要人物山大王是虛構的人物。作者通過他的離奇的興亡史，犀利地、無情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和社會機構的假民主的本質和腐化墮落的種種現象。他以幽默的筆調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國會、內閣、憲兵、報紙一切為山大王（金錢武力的代表）服務的醜態。這是一部具有現實意義的幽默小說。

目次

第一章	郝爾曼・疎茲	三
第二章	福底尼	六
第三章	瑪麗安	三
第四章	亞其斯峇佛老	五
第五章	憲兵	一五
第六章	逃脫	一四
第七章	哈里斯	一九一
第八章	王宮跳舞會	三三
第九章	雅典的信	三五
第十章	著者再發言	三七

山大王



第一章 郝爾曼·疎茲

今年七月三日，將近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正心中不懷絲毫惡念地澆着我的牽牛花，忽然看見一位黃髮無鬚、頭戴德國便帽、鼻架金絲眼鏡的高個子青年走了進來。一件寬大的粗布外套在他身上悽然地搖擺着，好似大風剛停，船桅上掛着的一領布帆。他沒有戴手套，腳下蹬着一雙生粗皮做的厚底鞋，底子是那麼寬大就彷彿腳的四週圍了一圈小的行人便道。胸前衣袋裏塞着一個大瓷煙斗，隔着那層油光光的布，隱隱地鼓出一個側面來。我並不問他是否曾在德國大學讀過書，放下噴壺，就用德語問候他：『早安！』他卻用法語回答，口音非常難聽。他說：『先生，我叫郝爾曼·疎茲，在希臘住了幾個月，最近才來到這裏，你著的書也跟了我各處去旅行了一趟。』

這幾句開場白使我的心裏充滿了一種甜蜜的快樂；頓時覺得他的聲音比音樂名家莫扎特作的

曲還有韻調。我於是用一種萬分感激的眼光從他的金絲眼鏡裏射了過去。讀者呵！你不知道我們作書的人是怎樣熱愛那些肯分神細讀我們寫出的糊塗賬的人！如果我曾經希望發財，那我也一定是爲了能夠把錢分給我的讀者。

我攜了這位優秀青年的手，讓他坐在園裏頂好的凳上，因爲我有兩條凳。他告訴我他是個植物學家，此番是受了漢堡植物園的使命出來的。他一方面採集植物標本，一方面用心考查鳥獸和風土人情。他那種天真爛漫的敘述，和他那些淺近而正確的觀察，不覺使我想起古歷史家歐羅道德那個老頭兒。他說話雖是很笨拙，但很爽直，並且每句話都用一種極自信的口氣說出來，令人不得不信他；他是可以報告我許多新聞的，即使不能把全雅典城的新聞都告訴我，至少也可以告訴我書中所舉的各重要人物的新聞。在我們談話中間他發表了不少意見，都很有理，因爲都是我已經在我的書裏討論過的。我們談了一個鐘頭，就成了知己朋友。

不知道我們兩人誰先提起了搶劫的問題。曾遊歷過意大利的必定要談圖畫；遊過英吉利的就要談工業；各國有各國的特點。

『可愛的先生，』我問我的貴客說，『你遇見過強盜麼？人人都說希臘國裏現在還有強盜，這話到底真不真？』

『太真了，』他正色答道，『我親身在可怖的亞其斯塔佛老，別號山大王的手裏住過十五天呢；所以我能根據我的經歷來講這件事。你若有工夫，不怕聽長篇的故事，我可以將我的奇遇詳

詳細地告訴你。你拿去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小說呵，短篇小說呵，都可以，最好是加在你那本堆滿了離奇的眞事的小書裏，因為這也是眞實的故事。」

『你太好了，我自當洗耳恭聽。』我對他說，『到我的書房裏去吧。那邊較這園裏涼快點兒，可仍舊聞得着木樨草和青豆的香氣。』

他高高興興隨我到了書房，一面走一面用希臘語哼着一首民歌：

黑眼強盜下山崗；

走一步，包金的火槍響叮噠；

他對鷹說：『不要離開我，

一會兒我請你吃雅典的王！』

他和阿剌伯講評書的人一般，兩腿一盤，坐在一張矮榻上，脫去了外衣，爲的是涼快。點着了菸之後，他就開始講他的奇遇。我坐在書桌旁；他一面說，我一面記。

我向來是人家說什麼就信什麼的，尤其是對於恭維過我幾句的人。然而今天這個朋友講的故事是那樣離奇，我也不自禁地自問了好幾次：這人到底是不是在那裏和我開頑笑？但他的語氣非常沉着，兩個藍眼珠，看我的時候非常清朗，使我對他的那一點兒懷疑剛一發生馬上就消除了。

他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一直說到十二點半；中間停了兩三次，是爲重新點他的菸。他吸菸是有一定規律的，每口都是一般多的煙，簡直像一個汽爐的煙筒。我每次抬頭看他，總看他和昂非得里那齣戲裏第五幕的玉皇大帝一般，笑迷迷、安安靜靜坐在那一堆雲霧裏面。

人來告訴飯已預備齊了。我請他坐在我的對面。看了他那樣狼吞虎咽，還在我腦裏盤旋着的那一點兒疑惑也站不住腳了。因爲我想一個好胃口和一個壞良心在一起作伴是很稀少的事。這德國青年飯量這樣大，敘述事情是決不會不忠實的，他的貪吃可以擔保他的誠實。我既存了這個念頭，便趁着敬他水果的時候，老實將我先前有點兒懷疑他的意思告訴了他。他只是悠然一笑，不說什麼。

那一天，我就這樣同我這位新朋友在一起，一毫也不覺得辰光過的慢。到了下午五點鐘，他弄熄菸，穿上外套，握了我的手向我告辭。

『再見！』我回答說。

『再見是不可能的。』他搖頭說，『我今天乘七點鐘火車就走了，我也不敢希望再見你。』

『你只須將你的住址留給我，我還沒有打斷旅行的心思，說不定將來要走過漢堡的。』

『然而不幸的很，我自己還不知道我將來住到什麼地方去。德國幅員是大的，我是不是永遠落居在漢堡，現在還不能預定。』

『但是我將來把你的奇遇發表了，無論如何總應當給你寄一本書去啊！』

『不必不必，只要你這本書一出版，萊比錫城裏若爾哈書店就立刻會偷印出來，我就可以讀到的。就此長別了罷。』

他走後，我又細細地將他所說的讀了一遍；又發現了許多實在離奇古怪的情節，不過和我自己在希臘所聞所見的卻還沒有什麼人不同的地方。

但是臨付印的時候，我忽然又猶豫起來；我深恐郝爾曼說的時候不留心，會留下些錯誤。我這是這部書的出版者，我不應當負一點兒責任嗎？不加查考，竟隨便將山大王的歷史付刊，這不是又要招惹評論雜誌嚴父式的詰責、雅典新聞界的更正和東方鏡雜誌的漫罵麼？這個眼光尖銳的報紙上次已誣賴我是駝背，難道說我這次再給他機會叫我是瞎子嗎？

進退爲難之中，我終於想出一個法子：我把原稿繕寫了兩份。一份寄去給一個在雅典住家的，信用卓著的希臘人塞夫底先生，請他剔除客氣，和希臘人一般，老老實實把我這德國年輕朋友的一切錯誤指出來，我並且應允將他的回信刊在書的後面。

現在我把德國青年所說的原稿先行獻與社會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我沒有改一個字，其中事跡最離奇的地方，我都留着沒有刪去。我若有所更改，那我就變成他的助手了。我悄悄地退後，把位子及發言權都讓給了他，我完全立於事外。以後便是郝爾曼鼻架着金絲眼鏡，吸着他的大瓷煙斗笑迷迷對你們說話了。



第二章 福底尼

你看了我衣裳這般舊，就可以猜到我決沒有收一萬法郎年金的家財。我父親是一個鄉間開小旅店的，因為通行了火車毀了家。好年頭兒，吃白麵包，壞年頭兒，吃馬鈴薯。我們一共弟兄六個，個個都是大食量。所以當我考得植物園的職務那一天，我家裏簡直和過節一般。因為從此不但兄弟們食料可以增一點，並且每月還可以拿進二百五十法郎，還有一次領訖的五百法郎路費。簡直是發財了。從此大家就失去了稱呼我博士的習慣，都改稱呼我作牛販子，在他們的眼內我是個很闊的人了！我那幾個兄弟都指望我一從雅典回去便可升任大學的教授。我父親卻別有主意：他希望的是我成了家回去。他開了這幾年的客店很看見了幾件奇遇。他確信一切美滿奇遇只是在大道上發生的。他因此至少一星期要講三次俄國伊波索公主和法國雷納中尉結婚的事給我們聽。伊波索公主住在第一號房，有兩個女僕，一個信差，每天付二十『弗洛林』。法國中尉住在緊挨着屋頂的那一層裏的上

十七號。每日僅付一個半『弗洛林』，膳費還在內。可是一月以後，法國中尉和俄國公主一起坐車走了。試想，一個公主爲什麼帶了一個中尉同車走，這不是爲了嫁給他嗎？我可憐的父親用他的慈父的眼光觀察我，覺得我比雷納中尉美的多，漂亮的多的多，所以他一點也不疑惑，十分相信我遲早總要遇見一個公主使我們成爲富人的。客店飯桌上若遇不見，火車上必能遇見。火車上若再不得意，那末還有汽船。我走的那一晚上大家開了一瓶陳年的萊茵酒。輪到給我斟酒的時候，湊巧瓶裏剛剛賸了一杯。我父親喜歡得幾乎哭出來。這是很準確的吉兆。我的婚姻至遲也不能超出年外了。我也不去戳破他的妄想，我也不告訴他公主乘火車沒有乘三等車的。至於客店呢，按照我的預算，只可以住平常的客棧，公主是不來住的。所以我一直走到雅典海口比雷，最小的韻事也沒有遇見一件。各國駐紮在當地的軍隊使得百物都騰貴。英吉利飯店、東方飯店、外國飯店都貴得不可過問。我囊中帶着一封致普魯士公使館書記官的介紹信。這書記官很和藹，替我尋了一個住處。那是一個賣糖果的名叫克里督圖的家裏，在挨梅街與皇宮路的角上。在他那裏，每月出一百個法郎，連吃帶住都有了。這克里督圖是一個老軍人，在希臘獨立戰爭時他得過鐵十字勳章，現在是步兵中尉，領着中尉的餉，每日坐在櫃台後面。他穿着國家規定的制服；藍穗子的紅帽，銀色短褂，白裙，描金皮靴，賣他的冰淇淋和糕餅。他的夫人瑪魯拉是一個肥大的婦人，希臘婦人一過五十歲便都如此。他丈夫用八十塊錢在戰爭正激烈，女子賣價最大的時候把她買來的。她是在伊達島出生的人，服飾卻是雅典的時裝。黑絨褂，淺色裙，髮間飄着一個綢子結兒。克里督



圖和他夫人都不懂德國語；只有他們的兒子地米底，在本地當僕人，穿着外國式的衣裳，歐洲各國語言卻差不多都懂一點，能說幾句。好在我也用不着找人翻譯，因為上天雖沒有賜我什麼語言天才，我卻能說好幾國語言，什麼希臘語、英語、法語我都能勉強上口。

我那幾位房東都是很老實的人，在城裏當然不只是他們三個老實人。他們給我預備了一間很小的四壁刷石灰的屋子，一張白木桌，兩張藤椅，一牀很好的薄褥，一條藍被和棉布的牀毯。木頭牀是一種奢侈品，在希臘人是很容易省去的，因而我們也隨着希臘生活方式而省去了。早餐是一杯茶。

午餐有一盤肉、一盤乾魚和許多橄欖。晚餐有菜，蜂蜜同糖餅。他家裏甜食是不缺的，所以過幾時便可以大嚼羊腿和糖果，回憶着故鄉的種種。不用告訴你，我那煙斗是在身邊的，雅典的煙比貴國的好得多。最能使我服本地水土的是一種不知道房東哪裏尋來的桑督蘭黃酒。我對於飲食向來是不懂擇精選肥的。我的舌頭又不幸幼年沒有受過好的訓練。然而我想可以斷定這酒就是放在國王席上也不會嫌猥賤的。這酒跟金子般黃，琥珀般透明，太陽一般光耀，小孩的笑一般快活。

我現在似乎還看見這酒在大肚子瓶內盛着，安放在當桌布用的漆布正中央。這酒照耀着全桌，我們吃晚飯都可以不用燈燭。我是向來不多喝的，因為這酒的力量很大。但是吃完飯，還要不自主地朗誦亞納格雷翁的詩，還要在女房東那張滿月似的臉盤上，看出幾分丰韻的殘痕。

我和克里督圖及其他寄宿的人一桌用飯，五個客人之中有一個是僅寄食不寄宿的。第一層樓分四間屋。一位是法國考古學家梅里奈先生，他住最好的那間房。假使貴國人都同他一樣，貴國也就很可憐了。這位先生的年紀很難推測，大約總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間。面色緋紅，人很和氣，愛說話，兩隻不冷不熱的汗手每逢與人說話便緊緊地握住對方的手不放鬆。他平生最大的兩種嗜好就是考察古物和研究博愛。所以他是許多博學會和慈善會的會員。他雖是個行善的大信徒，他父母又給他遺下了一份大財產，然而我卻不記得看見過他給窮人一個銅子兒。他的考古學識似乎比他的博愛主義嚴肅一些。他從前曾作過一篇叫作什麼『奧爾費時代紙價之研究』，受過某省學會的褒獎。受了那番鼓勵，他一直跑到希臘，收集一種更重要的工作的材料。這次是推算德莫斯丹著費利比下集時費了多少燈油。

還有兩位客人可沒有他這般淵博，差得很多。古代的事情，他們是不關心的。一個叫封蒂，是馬拉島的貧民，在某國領事館供職，每日黏封來往的函件，一月賺一百五十法郎。我想無論什麼事都比他這個黏封信件的職務對他更合宜。使馬拉島上有居民以免東方缺少腳夫的上帝，賜給了封蒂古勇士格蘭東的寬肩巨膊。他天生是爲耍扁擔的，而不是爲燒火漆棍的，但他現在每天竟

要燒三四根火漆棍。一個人的造化是不能由自己決定的。這位不得其所的島民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如魚得水。他幫着瑪魯拉搬桌子，放椅子。你可以猜到他是永遠伸直了胳膊搬桌子的。他吃起飯來好像是依利亞特裏面的一位大將，我總也忘不了他嘴巴的響聲，鼻孔的煽動，眼光的毫芒，和他那三十二個白牙。那三十二個白牙，一齊露在外面好像三十二座石磨，他便是磨房。我應當承認他的談話沒有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智慧的疆界是很容易找到的，可是他胃口的邊界卻很不易找到。他在克里督圖家裏已經住了四年，每月比旁人多出十個法郎的食料補助費，但是克里督圖還賺不着他分文。每天午飯後，這位永遠吃不飽的馬拉島居民要吃滿滿的一盤小核桃。他把核桃放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間微微一用力，核桃便碎了。克里督圖雖是個老英雄，但他是講實利的人，所以看着又是讚賞又是害怕，怕的是他這一大盤核桃都要保不住，但他又很高興身旁有這樣一把奇異的夾胡桃的鉗子。封蒂這張面孔放在小孩們玩耍的『怪物箱』內倒是很得其所。面皮僅比非洲黑人稍白一點，一簇厚髮一直披到眉邊彷彿一頂便帽。一件最不相稱的事是這樣大的人卻有一雙頂小的腳，頂細緻的踝骨，頂美觀，頂漂亮的大腿，簡直可以送到雕塑室去做模特兒，但這都是一些瑣碎不足道的事。只要看見過他吃飯就行了，這個人祇有桌面以上的上半身能叫人注意，下半截是微不足道的。

我對於洛巴司特，僅是帶便說一說。他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天使，栗色頭髮，緋紅色胖胖的面頰。不過是一位美洲的天神。他是被紐約洛巴司特老店派到東歐來研究商品出口狀況的。他白天